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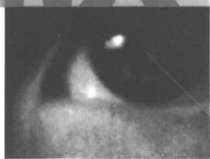
罗达成著

YUDAHAIPIANYUE

与大海签约

罗达成著

文新
名编辑
名记者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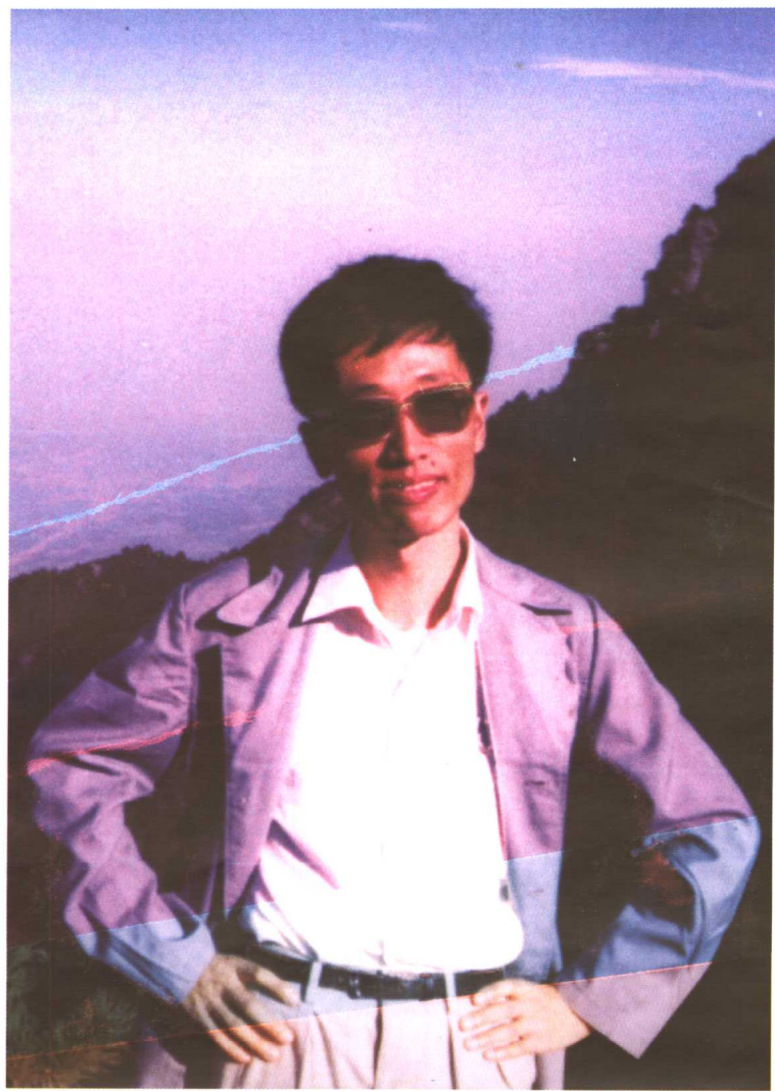
著名报告文学家，现为文汇报高级记者
中国作家协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曾任「笔会」副刊编辑，「文汇报」副主编
已结集多部散文、报告文学集
并荣获全国首届体育报告文学一等奖
上海市首届文学报告文学一等奖、全国第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2002年荣获上海韬奋新闻奖

与大海签约

* 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
“十连霸”的悔恨
你好！李谷一！
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



文匯出版社



作者近影

吟君诗罢看双鬓

——序罗达成作品选《与大海签约》

赵丽宏

达成兄又有一本新著出版，我由衷地为他高兴。

这本书，虽只是罗达成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却也是他对自己这数十年的文字生涯作了一个小结。书中有报告文学，也有散文，涉及的领域非常丰富。达成的职业是编辑，可以说他把生命的大部分都奉献给了编辑事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在《文汇报》编文艺副刊，八十年代，他是著名的《文汇月刊》负责人之一。在文学界，他是个有口皆碑的好编辑，和他打过交道的作家，都被他那种认真执着的精神感动。《文汇月刊》发表的很多产生很大影响的报告文学，不少是他策划、约稿、编辑的。当年我也是《文汇月刊》的作者，对他的编辑风格至今记忆犹新。九十年代以来，他一直在《文汇报》主持多种与文学和阅读有关的副刊，可以说是成就卓著。在编辑之余，达成三十年来笔耕不辍，出版了很多种著作，他也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

就创作的影响而言，罗达成的报告文学拥有更多的读者。达成早年也写过诗，我读过他的一些诗歌，对天地间的美好事物，他决不吝惜自己的激情和才华。他的诗语言工整华丽，讲究韵律和构思。也许是对诗的钟情，他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常常也有诗的情致和韵味。他的很多作品，曾经流传一时，如《中国的

旋风》、《“十连霸”的悔恨》、《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杭州市001号》等。他的文字绚丽多姿富有激情，他常常像写诗一样写他的报告文学和散文，让人阅读时有赏心悦目的感觉，也能感受到他飞扬的激情。他和他所描绘的人物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仿佛是他自己的命运。我曾经和他一起参与采访，他那种认真严谨的风格和全心投入的态度，常常使被采访的对象也受到感动，所以他们能不厌其烦地回答他的问题，甚至向他倾诉内心的隐衷。有人说，被罗达成写进报告文学中的人物，一定都是他知心的朋友，否则，不可能了解那么多细节。这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以为达成能写出这些报告文学，还是因为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诗人之心。关于罗达成的报告文学，有过不少有见地的评论，这里我不再赘言。

达成的散文写的不算多，但不写则已，每写一篇，必有动情之处让读者难以忘怀。他写《落榜者的滋味》中对父亲的感情，写《我家的“天伦热线”》中对儿子的挚爱，在写亲情的散文中，都可以称道。不同的时代，父爱的表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达成的父亲从严厉到柔和的过程，内中蕴涵着难以言说的辛酸和温情。而《我家的“天伦热线”》中父子间远隔天涯牵肠挂肚的思念，也是发自肺腑的深情。达成在两篇文章中没有写一个爱字，但两代人之间深挚的情感可以让读者落泪。达成的父亲我没有见过，他的儿子我是看着长大的。儿子从一个调皮的小男孩，长成一个懂得体恤孝敬父母的男子汉，其中凝聚着达成多少期盼和心血。我相信，读《我家的“天伦热线”》这样的文章，人们在感动的同时，对如此美好的父子关系也会有一点羡慕。达成喜欢孩子，很多年前他来我家做客，我的两个小外甥都和他成了亲热的朋友。我的儿子出生后，他来看我们，回去后写了一篇散文

《儿子》，写的是我的儿子，表达的是他对孩子们的爱。达成的散文中，《与大海签约》是很独特的一篇，表现的是生和死的主题，是对生命的思索。对生命的归宿，他表现了一种豁达的态度，给读者很深的联想。《宾馆一夜》，是达成散文中的名篇，记录的是生活中的一次奇遇，从中折射出来的却是作者为人处世的善良和宽厚，此文写得幽默生动，余韵悠长。达成的散文，和他的报告文学一样，也有诗的节奏和情韵，这确实是一种有魅力的风格。

我和达成认识快三十年了。和他认识时，他和徐开垒先生一起在编《文汇报》的文艺副刊。那时我是一个还在崇明岛上挣扎的下乡“知青”，我最初发表的不少诗文，都是经他的手编辑问世的，可以说，他是将我推上文坛的引路人之一。我们从相识到知己，其间有很多难忘的经历。那时，我的家在外滩附近，离《文汇报》社不远，我的书房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达成是我这间小黑屋的常客。他常常不请自来，两个人对坐在小黑屋里，谈天说地，评诗论文。他有时情绪低落，便坐着叹气，有时兴致勃勃，便高谈阔论。他是一个灵魂透明的人，爱憎分明，心里藏不住东西，面对好朋友，一定是肺腑相对。我的书架上，至今仍珍藏着他二十多年前赠我的两本《普希金抒情诗集》，那是我最喜欢的普希金诗集的版本。那是我有一次小黑屋中谈诗时无意间的流露，他听说后便记在心上，过了一阵，就带着这两本书又来看我了。回忆青年时代的这些往事，心里依然充满友谊的温馨。

十八年前，我曾经为达成的第一本散文集写序。这几天读他这本选集的书稿，很自然地想起了韩愈的两句诗：“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时光老去，青春不再，惟有这些记录着生命脚印的文字，可以告慰已经流逝的岁月。

2003年8月19日于四步斋

目录

序

吟君诗罢看双鬓/赵丽宏

——序罗达成作品选《与大海签约》

心曲自诉

散文一束

与大海签约	2
我家的“天伦热线”	5
学车的日子	11
我在本命年“下岗”	16
宾馆一夜	18
在汉城看球	23
落榜者的滋味	29
旧巢新窝	35
与噪音为邻	39
贝壳与诗	42
鼓浪屿上觅诗魂	50
挂在脖子上的护照	58
加拿大的导游和司机	63
儿子	69
父亲的失望	73
在稿笺和棋盘上驰骋	76
苦活儿,甜滋味	81

——给一位年轻朋友的回信

性灵素描

为友人序

- 山那边走来的陈冠柏 86
——序报告文学集《黑色的七月》
我的高个子“拍档” 93
——序江迅《跨越 2000 年》
林峰想圆一个梦 98
——林峰《棋弈心理战》(代序)
被海连累被海爱 106
——序童孟侯报告文学集《现代漂流瓶》
给一位走进四十岁的朋友 110
——序吴永进处女集《都市魔术师》

写在八十年代

报告文学一组

- 你好! 李谷一 116
蒋大为与张佩君 134
中国的旋风 177
——记著名国际象棋选手戚惊萱
“十连霸”的悔恨 192
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 220
闯荡在太阳旗的国度 244
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 278
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324
——记“早恋”和“青春期骚乱”中的中学生们

后记

- 曾经雄姿英发 374

心曲自诉

散文一束



与大海签约

平生最怕参加追悼会，从那种哀乐低回的悲伤氛围里出来，这一整天心里都很沉重，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更怕清明时去苏州扫墓，劳累还在其次，最难将息的是站在山上看脚下，看四周的那种感受：数不清的坟墓，说不出的苍凉，生死间似乎一线之遥，让你觉得生命如烟，人生如梦。但怕归怕，扫墓却是非去不可的。虽说自己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但父母的养育之恩点点滴滴在心头，须臾也不敢忘记，不去扫墓，实在是愧对父母的在天之灵。

父母亲先后长眠于苏州的墓地，这 20 多年来，扫墓便成了家里的一件大事，一件不容推辞的艰巨任务。“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老天像是要考验我的决心和孝心似的，每年清明前后，只要我去扫墓，这一天便下雨。那雨真讨厌极了，从早上下起倒也罢了，有好几次是大晴天，晴空万里，半路上或是到墓地时大雨如注，没处买伞，也没处躲雨，狼狈得很。一路交通也严重堵塞，甚至一动不动地一堵两三个小时，等得眼睛发黑，心里冒火。扫一次墓，真是弄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

第一次送父亲的骨灰盒入土时,是坐长途车去的,母亲有晕车症,吃了点药也去了,早上五点多出门,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搥着太阳穴,颠簸了一天,又淋了雨,母亲回来就病倒了。从此,我再也不让她参加这艰难之旅,母亲也没有勇气坚持了。虽然这些年来,苏州的路况越来越好,很少堵车,去一次只消原先的三分之一时间,甚至更少,交通工具也不断进化。但无论是乘旅行社扫墓专线的进口大巴,还是坐朋友的私家车去,妻子和女儿还是晕车,扫墓回来,便东倒西歪的。而儿子又在国外,于是,只留下我不懈于斯、不辱使命,年复一年地到苏州去。

不过,近年来,因为忙,因为累,也稍为有些懈怠,我从每年去扫墓,改为隔年去。今年清明我就没去,但五月间儿子从日本回来了,只隔了两天,小两口就急不可待地弄了辆车去扫墓——奶奶去世时,这小鬼不能赶回来,这些年来一直深感愧疚。而这一天,又是天公不作美,儿子才出发了二十分钟,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下了一整天。

时世变了,我和母亲这代人对后事的想法大相径庭。长眠于苏州墓区的上海人已有几十万了,占去了太多太多的山林和土地;而每年去扫墓的上海人更是有百万之众,这要耗费多少车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何必一定要埋到那儿去,何必一定要永久保留骨灰呢?树葬、海葬不也很好吗?我曾跟母亲灌输过这些想法,被斥之为胡说,以至母亲病重时,惟恐她的后事会有变化,反反复复地叮嘱,死后一定要让她早日入土为安,我自然不会违背老人的意愿,但于我而言,虽过天命之年,还有不少时日要徜徉人世,要早早叮嘱这两个孩子的是:当我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时,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惊动亲友和同事,别让他们也别让我听令人心碎和消沉的哀乐,把骨灰撒到我所喜

与大海签约



父母亲先后长眠于苏州墓地,20多年来,清明扫墓便成了家里的一件大事

欢的大海去——七十年代初,我刚做记者,曾有机会先后采访过几艘万吨货轮,在海上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有一次遇到台风,在海上一耽搁就是七八天,那种滋味实在是刻骨铭心。透过那圆圆的舷窗,可以感受到海的浩瀚和壮阔,海的欢笑和怒吼,我喜欢日出时大海的绚丽,也喜欢风暴时大海的威风。大海征服了我,我希望有一天能永远地融入她的怀抱。

我很喜欢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姐弟俩先后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有自己的事业,又很有孝心,希望他们能尊重我的选择。这既满足了我的心愿,又大大解放了他们——在我离开这个世界时,不必太多地为我的后事而操心、而奔波、而劳累。每到清明,在我的相片前,泡上一杯龙井,搁上一支鲜花,我就很满足了。要是再能聆听一张我所喜欢的CD片——无论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那就更美妙了。

1999年7月10日,写于九三书斋

我家的“天伦热线”

我家的书房很小，只有 9.3 平方，我把它戏称为“九三书斋”。

书房小则小矣，但在这个小天地里品茗读书，很有味道。不过，这书房里最让我陶醉，每每为之怦然心动的，还是那架“保密”的——外人不得打扰的红机子电话！

在我书房的写字台上，并排放着两架电话——一个黑机子挺忙乎，不时响起铃声；而另一个红机子却是终日沉默不语，平时从没人打。偌大的世界上知道这电话号码的，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人——我的远在日本的儿子。这红机子，是我几年前特意为他开设的一条“热线”……

儿子在国内时，供职于首都一家大报驻上海的信息中心，有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儿子很恋家，长这么大，从没离开过父母。一九九〇年代初，儿子刚满 20 岁，不知怎么的突然心血来潮，想闯荡东瀛。儿子很现实，知道不能仰仗于我这“一介书生”，立足于自力更生，第一年没办成，第二年又从头开始办，托了一些人，花了一些钱，经过一串周折，总算办出来了。我很喜

与大海签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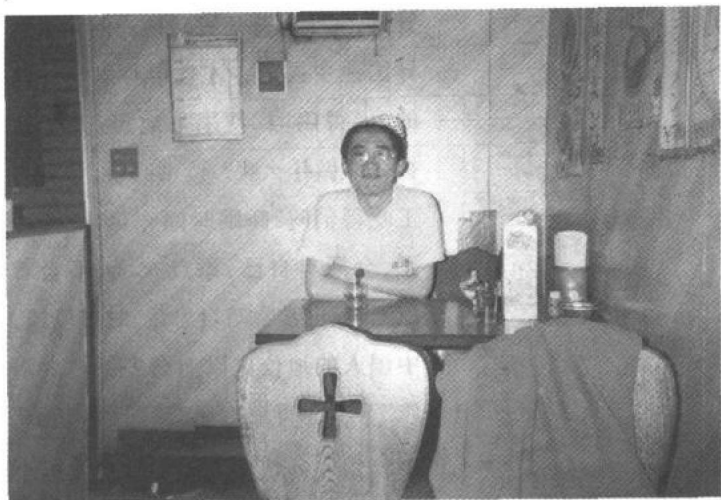
欢儿子,对他的出国虽然有些舍不得,有些不放心,但在家庭会议上我还是投了举足轻重的赞成票,一锤定音!趁着年轻,应该让他去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像他这样20年来在父母翅膀下,在蜜糖缸里长大的人,出去吃点苦受点磨难,也是一笔财富。

儿子懂事,很体贴父母,怕我们为他担心,到了日本后写信打电话,尽挑好的说,报喜不报忧——刚去时,说一切都很顺利,朋友到机场接他了,担保人也对他很热情。上学了,说学校的环境好,老师也很好。住的地方嘛,起先挤在朋友那儿,不大方便,现在租到房子了,虽然暗了点儿,没有电话,也不能洗澡,但一个人独住,比较舒服。至于工作,儿子报告说——找到打工的酒店了,干活比较辛苦,但我身体顶得住,收入也还不算少。

真是字斟句酌,自小作文就不怎么样的儿子,报起“平安”来,真是煞费心思了——“虽然我要上学,又要打工,但我保证睡眠充足。老爸,你放心,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问题。”似乎怕说满了,我会怀疑,他补充说:“就是语言有隔阂,不会说,也听不懂。”儿子的结束语也让我大为宽慰:“爸爸,你要相信你儿子的承受能力,我是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来的!”

真难为我的宝贝儿子!在家时,他从不做家务,小时候懒,大了又忙。到了日本,大少爷成了打工崽,一切都得自己来,买菜、烧饭、自己开伙;到饭店打工,也是从他平时最不愿意干的洗碗刷盆子开始。语言不过关,还能指望干什么?虽然儿子出国前自学了一阵子日语,但这点极不正规的“洋泾浜”,到日本根本不派用场。而在日本的语言学校课堂上学的那点东西,急切间也很难学以致用。天可怜见,一个活泼好动、能说会道的小伙子,耳朵和嘴巴几乎都成了“摆设”。

儿子把情况说得再好,也瞒不过我,他的境况决计好不到



儿子在日本打工的拉面店

哪里。一年多之前,我曾应约在锦江饭店彻夜不眠地采访过一位八十年代初到日本去的30多岁的上海青年——尽管他已“抗战八年”,苦尽甘来,成了好几家株式会社的老板,但他历数寄人篱下、吃苦受气、挨骂以至挨打的惨淡往事时,竟一次又一次泣不成声,哭得像个孩子:“罗先生,不瞒你说,我流过的眼泪不止一面盆!”他在日本什么活都干过,洗盘子、送报纸、修马路、背死人,每天打好几份工,长达19小时,倒下去睡得像死猪,早上根本起不来,他买了5只闹钟,接连着闹,才勉勉强强能把自己闹醒……之后,我在北京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数万言不无愤懑和控诉的纪实文学:《闯荡在太阳旗的国度》——而儿子,是我这篇文章的第一读者。

我真牵记儿子,透心彻肺,牵肠挂肚!儿子在身边时,有时我因为忙着写文章,会嫌他烦,“挥之即去”;见儿子把家里当旅店,一早不见行踪,直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有时我又忍不住管头



上中学了，儿子还是一脸的顽皮

管脚，父子间难免有碰撞。但儿子到异国他乡去了，才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偶得闲暇，便呆呆地想：儿子这会儿在做什么呢？读书跟得上吗？打工吃得消吗？睡眠时间充足吗？天冷了，会照料自己，添点衣服，不会着凉吧？我也常常暗自思量，时过境迁，中国人的地位比以前高多了，“太阳旗”下不会再那么黑暗，“日本鬼子”不会再那么张狂了吧？我儿子也不会再重蹈我那篇文章中主人公的覆辙吧！

儿子去了将近半年，似乎熬过最困难的日子，渐渐安定下来了。我也是额手称庆，悬着的心慢慢有了着落。不曾想到，一天半夜里，我被突然响起的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这已是凌晨一点多钟，儿子是在打工回去的途中，从电话亭中打来的。

“爸爸，我心里实在受不了，要跟你说话！”怎么回事？刹那间，我吃惊得睡意全消，心跳得像头奔鹿。儿子哽咽着，说：“你儿子不怕吃苦，很硬，但现在一个人在日本已哭过几次，没有亲人，没有人好说话，真孤独啊！我只好打工、打工，打得精神

麻木!”“儿子!你听我说,你要是觉得实在受不了,坚持不下去,你就回来!”我又慌又急,但脑子十分清醒,生怕儿子既想回来,又怕人财两空,脸上无光,大声地表态说:“儿子你回来!不要有思想负担——不就是花掉几万块钱吗?爸爸不在乎,不要它了,钱以后有机会还能挣,只要你太太平平回来,比什么都好!”

儿子沉默着,似乎在擦着泪水,我也禁不住泪水盈眶。很快,他平静下来了,说:“爸爸,刚才一发泄,我心里好过多了,让我想一想再说。”挂电话前,儿子又让我深深地感动了一回,他说:“爸爸,真对不起,这么晚吵醒你,我把你当成朋友呢!”

一连几天,我都时刻牵挂着远在日本的儿子,等待他急流勇退,回家团聚。我这个写作懒散的人,像吃了兴奋剂,居然每天一封信,一连四封,每封信都有四五张信笺,每张信笺上都写得密密麻麻,激情如注,亲情如涌!我深切地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儿子更重要;也没有什么人能像我这样,给儿子以如此直接而又真切的安慰。



虽说父子情深,我和儿子却只有过这么一张合影

与大海签约

等儿子回信，我真是等得急不可耐，度日如年！让我欣喜不已的是，儿子的回信也是一连来了三四封，而且也都是长信。其间，还穿插打来过一个电话，说：“爸爸，我想了又想，想通了，我不应该回去！人家告诉我，开头半年最难熬，他们也一样，语言过关就好了。你放心，我会从头开始，照顾好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儿子擦干泪水，痛定思痛，又成了一个挺硬气的充满活力的男子汉，读书、打工，在“太阳旗”下挑战命运，挑战人生。

而我，也决意把前些日子那种牵肠挂肚的狂热的父爱，化作和煦的阳光和春风，持久地照耀和吹拂在儿子心上，决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希望跟儿子有更多的心灵沟通，光写信还不够，还要多通电话。我怕家里的电话忙，儿子想打电话时打不进来，赶紧托人帮忙，以火箭般的速度又在书房里装了一架红机子电话。随后，我很兴奋地把这重要消息告诉儿子，叮嘱他说：第一，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钟起，爸爸等你电话。第二，你任何时候要往家里打电话，这个新电话都等着你。

从此，我们父子间有了一条畅通的、充满亲情温暖的“天伦热线”。直到现在，儿子的日本话已经滚瓜烂熟，生活和工作的境遇也有改观，儿子的女朋友也已经到日本去攻读大学，跟他并肩战斗了，但这条“天伦热线”还是雷打不动，星期天晚上10时，红机子便铃声大作，随后便听到儿子的开场白——“老爸，你在做啥？”

我很陶醉，世界上有什么声音比这更动听？

1998年5月12日夜，于九三书斋